

清史論集(六)

莊吉發著

莫高窟

莫高窟



成集學哲史文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清史論集

(三)

莊吉發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清史論集 / 莊吉發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

史哲, 民 86 -

冊; 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 ; 388-)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549-110-6(第一冊：平裝).--ISBN957-549-

111-4(第二冊：平裝).--ISBN957-549-166-1(第三冊：

平裝).--ISBN957-549-271-4(第四冊：平裝).--ISBN

957-549-272-2(第五冊：平裝).--ISBN957-549-325-7

(第六冊：平裝).--ISBN957-549-326-5(第七冊：平裝)

.--ISBN957-549-331-1(第八冊：平裝).--ISBN957-

549- 421-0(第九冊：平裝).--ISBN957-549-422-9(第十

冊：平裝).--ISBN957-549-512-8(第十一冊：平裝).--ISBN

957-549-513-6(第十二冊：平裝).--ISBN957-549-551-9(

第十三冊：平裝).--ISBN957-549-576-4(第十四冊：平裝)--

ISBN957-549-605-1(第十五冊：平裝) ISBN957-549-

671-x(第十六冊：平裝)

1.中國-歷史-清(1644-1912)-論文，講詞等

627.007

8601591

文史哲學集成

511

清 史 論 集 (共)

著 者：莊 吉 發
出 版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http://www.lapen.com.tw>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正 雄

發 行 人：彭 正
發 行 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刷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三八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 (2006) 七月初版

著財權所有・侵權者必究

ISBN 957-549-671-x

清 史 論 集

(二)

目 次

出版說明	3
文獻足徵—《滿文原檔》的由來及其史料價值	7
清史館與清史稿—清史館未刊紀志表傳的纂修及其史料價值	33
宵旰勤政—清世宗雍正皇帝的歷史地位	83
他山之石—清代琉球貢使入京活動的歷史考察	105
十全武功—清高宗兩定金川之役	127
十全武功—清高宗降服廓爾喀之役	201
從故宮現藏檔案談清代民間秘密宗教盛行的原因	261
清代臺灣移墾社會的形成與秘密會黨的起源及發展	287
隱語暗號—清代秘密社會通俗文化的特色	325
評介孟慧英著《薩滿英雄之歌——伊瑪堪研究》	359

2 清史論集(失)

清史論集

出版說明

我國歷代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的社會、經濟及文化方面，雖然存在著多樣性及差異性的特徵，但各兄弟民族對我國歷史文化的締造，都有直接或間接的貢獻。滿族以非漢部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參漢酌金，一方面接受儒家傳統的政治理念，一方面又具有滿族特有的統治方式，在多民族統一國家發展過程中有其重要地位。在清朝長期的統治下，邊疆與內地逐漸打成一片，文治武功之盛，不僅堪與漢唐相比，同時在我國傳統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亦處於承先啓後的發展階段。蕭一山先生著《清代通史》敘例中已指出原書所述，為清代社會的變遷，而非愛新一朝的興亡。換言之，所述為清國史，亦即清代的中國史，而非清室史。同書導言分析清朝享國長久的原因時，歸納為二方面：一方面是君主多賢明；一方面是政策獲成功。《清史稿》十二朝本紀論贊，尤多溢美之辭。清朝政權被推翻以後，政治上的禁忌，雖然已經解除，但是反滿的情緒，仍然十分高昂，應否為清人修史，成為爭論的焦點。清朝政府的功過及是非論斷，人言嘵嘵。然而一朝掌故，文獻足徵，可為後世殷鑒，筆則筆，削則削，不可從闕，亦即孔子作《春秋》之意。孟森先生著《清代史》指出，「近日淺學之士，承革命時期之態度，對清或作仇敵之詞，既認為仇敵，即無代為修史之任務。若已認為應代修史，即認為現代所繼承之前代。尊重現代，心不厭

薄於所繼承之前代，而後覺承統之有自。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員人材，皆有可觀。明初代元，以胡俗爲厭，天下既定，即表章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孫不能遵守。後代於前代，評量政治之得失以爲法戒，乃所以爲史學。革命時之鼓煽種族以作敵愾之氣，乃軍旅之事，非學問之事也。故史學上之清史，自當占中國累朝史中較盛之一朝，不應故爲貶抑，自失學者態度。」錢穆先生著《國史大綱》亦稱，我國爲世界上歷史體裁最完備的國家，悠久、無間斷、詳密，就是我國歷史的三大特點。我國歷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份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有清一代，能統一國土，能治理人民，能行使政權，能綿歷年歲，其文治武功，幅員人材，既有可觀，清代歷史確實有其地位，貶抑清代史，無異自形縮短中國歷史。《清史稿》的既修而復禁，反映清代史是非論定的紛歧。

歷史學並非單純史料的堆砌，也不僅是史事的整理。史學研究者和檔案工作者，都應當儘可能重視理論研究，但不能以論代史，無視原始檔案資料的存在，不尊重客觀的歷史事實。治古史之難，難於在會通，主要原因就是由於文獻不足；治清史之難，難在審辨，主要原因就是由於史料氾濫。有清一代，史料浩如煙海，私家收藏，固不待論，即官方歷史檔案，可謂汗牛充棟。近人討論纂修清代史，曾鑒於清史範圍既廣，其材料尤夥，若用紀、志、表、傳舊體裁，則卷帙必多，重見牴牾之病，勢必難免，而事蹟反不能備載，於是主張採用通史體裁，以期達到文省事增之目的。但是一方面由於海峽兩岸現藏清代滿漢文檔案資料，數量龐大，整理公佈，尚需時日；一方面由於清史專題研究，在質量上仍不夠深入。因此，纂修大型清代通史的條件，還不十分具備。近年以來，因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論

文，多涉及清代的歷史人物、文獻檔案、滿洲語文、宗教信仰、族群關係、人口流動、地方吏治等範圍，俱屬專題研究，題為《清史論集》。雖然只是清史的片羽鱗爪，缺乏系統，不能成一家之言。然而每篇都充分利用原始資料，尊重客觀的歷史事實，認真撰寫，不作空論。所愧的是學養不足，研究仍不夠深入，錯謬疏漏，在所難免，尚祈讀者不吝教正。

二〇〇六年六月 莊吉發

6 清史論集(六)

- ◎ 亂世與治世：清史研究的新視角
◎ 清代社會研究：新探討、新發現
◎ 清代政治研究：新發現、新解讀
◎ 清代經濟研究：新發現、新解讀
◎ 清代文化研究：新發現、新解讀
◎ 清代民族研究：新發現、新解讀
◎ 清代外交研究：新發現、新解讀
◎ 清代邊疆研究：新發現、新解讀
◎ 清代社會文化研究：新發現、新解讀
◎ 清代政治經濟研究：新發現、新解讀
◎ 清代民族邊疆研究：新發現、新解讀
◎ 清代外交邊疆研究：新發現、新解讀
◎ 清代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研究：新發現、新解讀
◎ 清代民族邊疆外交研究：新發現、新解讀
◎ 清代社會文化政治經濟邊疆外交研究：新發現、新解讀

文獻足徵——《滿文原檔》 的由來及其史料價值

一、滿文的創製經過

滿洲原來是一個古地名，在明朝所設立的建州三衛境內，朝鮮史籍中的「蔓遮」，便是滿洲的同音異譯。居住在滿洲地區的民族，稱為滿洲族，可以簡稱為滿族。滿族是民族共同體，以建州女真為主體民族，也融合了蒙古、漢、朝鮮等民族。滿族與蒙古的文化背景相近，都是屬於北亞文化圈的範圍。由於元朝蒙古對東北女真的統治，以及地緣的便利，在滿族崛起以前，女真與蒙古的接觸，已極密切，蒙古文化對女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女真社會除了使用漢字外，同時也使用蒙古語文。明朝後期，滿族的社會、文化，已經進入迅速發展的階段，但在滿族聚居的地區，仍然沒有滿族自己的文字，其文移往來，除漢字外，主要是使用蒙古文字，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這種現象實在不能適應新興滿族共同的需要。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1599）二月，清太祖努爾哈齊為了文移往來及記注政事的需要，於是仿照老蒙文創製了滿文，亦即以老蒙文字母為基礎，拚寫女真語音，聯綴成句，而發明了滿族的拼音文字，譬如將蒙古文字母的「ㄞ」（a）字下接「ㄙ」（ma）字，就成「ㄞㄙ」（ama），意即父親。這種由老蒙文脫胎而來的初期滿文，只是「以方言成書，摹倣形像，易於知曉而已」。但在字旁未加圈點，上下字大多雷同，人名、地名，舛錯實多。清太宗天聰六年（1632）三

月，巴克什達海奉命將十二字頭在字旁加置圈點，使音義分明，區別了原來容易混淆的語音。清太祖時期的初創滿文，稱為無圈點滿文，習稱老滿文；清太宗天聰年間，巴克什達海奉命改進的滿文，稱為加圈點滿文，習稱新滿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史館纂修《國語志》稿本，其卷首有奎善撰〈滿文源流〉一文，原文有一段敘述說：「文字所以代結繩，無論何國文字，其糾結屈曲，無不含有結繩遺意。然體制不一，則又以地勢而殊。歐洲多水，故英、法諸國文字橫行，如風浪、如水紋。滿洲故里多山林，故文字矗立高聳，如古樹，如孤峰。蓋造文字，本乎人心，人心之靈，實根於天地自然之理，非偶然也。」滿文是一種拼音文字，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直行書寫，字形矗立高聳，滿文的創製，使滿族獲得一種統一的、規範的民族共同語文，對於形成民族共同體的共同心理，起了凝聚共識的作用。

二、《滿文原檔》的發現與重鈔

清太祖、太宗時期，記注政事及鈔錄往來文書的檔冊，主要是以無圈點老滿文及加圈點新滿文記載的檔子（dangse），因為這批滿文檔子是滿洲入關前的原始檔案，所以稱之為《滿文原檔》。滿洲入關後，《滿文原檔》由盛京移至北京，由內閣掌管，內閣檔案中有出納簿，備載閣僚借出卷冊日期，以及繳還後塗銷的圖記。長期以來，學術界對這批滿文檔子的稱謂，並不一致，常見的有：「無圈點檔」、「加圈點檔」、《無圈點老檔》、《滿文老檔》、《滿洲秘檔》、《老滿文原檔》、《滿文舊檔》、《舊滿洲檔》等等不同名稱。這些名稱不僅含有不同的意義，同時反映不同時期的整理過程，以及後世對這批滿文檔子認識程度的差異。

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十八日，和碩莊親王允祿具摺指出，滿洲八旗皆有收貯鈔寫的實錄，八旗承襲官員發生爭執及查明牛角根由時，俱以實錄為依據。惟因各旗查閱實錄時，旗上人員衆多，不免洩漏。又有無知之輩，每乘查閱檔冊之便，見有與其祖先名字雷同者，即行記下，橫生枝節，爭執互控。因旗上無法決斷，仍須行文內閣查閱實錄及「無圈點檔」，八旗所藏實錄，並無益處，徒生爭執，所以奏請將八旗所藏實錄送交內閣備查。允祿原摺，以滿文書寫，「無圈點檔」，滿文讀如「tongki fuka akū dangse」。莊親王允祿滿文奏摺所稱「無圈點檔」，就是指《滿文原檔》。

清高宗鑒於內閣大庫所藏「無圈點檔」，年久鈕舊，所載字畫，與乾隆初年通行的新滿文不同，乃於乾隆六年（1741）七月二十一日諭令大學士鄂爾泰等人按照當時通行的新滿文編纂無圈點字書。這道諭旨的內容要點云：「無圈點字原係滿文之本，今若不編製成書貯藏，日後失據，人將不知滿文肇端於無圈點字書。著交鄂爾泰、徐元夢按照『無圈點檔』依照十二字頭之順序，編製成書，繕寫一部，並令宗室覺羅學及國子監各學各鈔一部貯藏。」諭旨所稱「無圈點檔」，就是指《滿文原檔》。鄂爾泰、徐元夢奉到上諭後，即詳閱內閣庫存「無圈點檔」。鄂爾泰等人發現「無圈點檔」內的文字，不僅無圈點，又有假借，若不融會上下文義，誠屬不易辨識。同年十一月十一日，鄂爾泰、徐元夢聯銜具奏，略謂：「臣謹遵聖旨，將檔內之字，加設圈點讀之。除可認識者外，其有與今之字體不同，及難於辨識者，均行檢出，附註現今字體，依據十二字頭編製成書，謹呈御覽，俟聖裁後，除內閣貯藏一部外，並令宗室覺羅學及國子監等學各鈔一部貯存，以示後人知滿洲文字肇端於此。再查此檔因年久殘闕，

既期垂之永久，似應逐頁托裱裝訂，為此謹奏請旨。」《滿文原檔》包括「無圈點檔」及「加圈點檔」，由前引諭旨及奏摺內容可知內閣庫存的「無圈點檔」就是《滿文原檔》中使用無圈點老滿文書寫的檔子，記錄了八旗牛角的淵源，及賞給世職緣由等等。鄂爾泰等人奉旨編纂的無圈點十二字頭，就是所謂《無圈點字書》（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bithe）。因為「無圈點檔」年久鬱舊，所以鄂爾泰等人奏請逐頁托裱裝訂。

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十二日，軍機大臣具奏指出，「內閣大庫恭藏無圈點老檔，年久鬱舊，所載字畫，與現行清字不同。乾隆六年（1741），奉旨照現行清字纂成無圈點十二字頭，以備稽考。但以字頭釐正字蹟，未免逐卷翻閱，且老檔止此一分，日久或致擦損，應請照現在清字，另行音出一分，同原本恭藏。」「無圈點檔」是內閣庫存的原本，乾隆四十年軍機大臣所稱「無圈點老檔」就是指「無圈點檔」。軍機大臣奏准依照通行滿文另行音出一分後，即交國史館纂修等員加置圈點，陸續進呈御覽；惟其重鈔工作進行緩慢。同年三月二十日，大學士舒赫德等奏稱：「查老檔原頁，共計三千餘篇，今分頁繕錄，並另行音出一分，篇頁浩繁，未免稽延時日。雖老檔卷頁，前經裱托，究屬年久鬱舊，恐日久摸擦，所關甚鉅，必須迅速趲辦，敬謹尊藏，以昭慎重。」重鈔的本子有兩種：一種是依照當時通行的新滿文繕寫加簽注的重鈔本；一種是仿照無圈點老滿文的字體鈔錄而刪其重複的重鈔本，俱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以前完成繕寫的工作，並貯藏於北京大內，習稱北京藏本。其書法及所用紙張，都和滿洲入關前記錄八旗牛角淵源等內容的「無圈點檔」不同，北京藏本是鈔本，不是《滿文原檔》。

乾隆四十五年（1780），又按無圈點老滿文及加圈點新滿文

各鈔一份齎送盛京崇謨閣貯藏。是年二月初四日，盛京戶部侍郎全魁從北京返回盛京，將兩種鈔本運至盛京內務府衙門，經福康安點收，包含：天命年間「無圈點老檔」三包，計十套，八十一本；天命年間「加圈點老檔二包」，計六套，八十一本，於崇謨閣太祖實錄、聖訓櫃內貯藏。天聰年間「無圈點老檔」二包，計十套，六十一本；天聰年間「加圈點老檔」二包，計六套，三十八本，於崇謨閣太宗實錄、聖訓櫃內儲藏。崇謨閣貯藏的鈔本，分為二種：一種是「無圈點老檔」，內含天命、天聰、崇德三朝，共七包，計二十六套，一百八十本；一種是「加圈點老檔」，內含天命、天聰、崇德三朝，共七包，計二十六套，一百八十本。貯藏於盛京崇謨閣的「無圈點老檔」和「加圈點老檔」，可以稱為盛京藏本，其書法及紙張，都和滿洲入關前的「無圈點檔」及「加圈點檔」不同，這是乾隆年間的鈔本，都不是《滿文原檔》。

自從乾隆年間整理《滿文原檔》，托裱裝訂，重鈔貯藏，編纂字書以後，這批珍貴的滿文檔案，始終藏於秘府，直到二十世紀初期，纔被人再度發現。首先發現的是盛京藏本，清德宗光緒三十一年（1905），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第二次往訪瀋陽時，曾用曬藍的方法，將盛京藏本複製一分，計四千多張，帶回日本，後來撰寫〈清朝開國期的史料〉一文，刊載於《藝文雜誌》第一、二號，公開介紹這批檔案。為了研究方便，內藤虎次郎稱這批乾隆年間重鈔的滿文檔案為《滿文老檔》。從此以後，《滿文老檔》就成為學術界稱呼清太祖、太宗兩朝滿文檔案的通稱。其實，所謂《滿文老檔》這個名稱只是指乾隆年間盛京崇謨閣所貯藏的《滿文原檔》的重鈔本，乾隆年間稱這批重鈔本為「無圈點老檔」、「加圈點老檔」，宣統年間被稱為《滿文老檔》。民國

七年（1918），金梁節譯乾隆年間重鈔本部分史事，刊印《滿洲老檔秘錄》，簡稱《滿洲秘檔》。

民國二十年（1931）三月，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整理內閣東庫檔案時發現一批滿文檔案，長短厚薄不一，長者六十一公分，短者四十一公分；厚者五百餘葉，薄者僅九葉。《文獻叢編》有一段說明文字：「滿文老檔，與今所存者次序不連，似非全數。原檔多用明代舊公文或高麗箋書寫，字為無圈點之滿文，且時參以蒙字。」說明中所稱使用無圈點滿文，參以蒙文，多用明朝公文或高麗箋書寫的原檔，就是《滿文原檔》中的「無圈點檔」，說明文字稱之為「滿文老檔」，容易與乾隆年間盛京藏本的曠藍複製本混淆。

〈整理內閣大庫滿文老檔之緣起與計劃〉一文中指出貯存於文獻館的老檔，計三十七冊。其記事年代始自萬曆三十五年（1607），迄崇德元年（1636）。此三十七冊，形式極不一致，最厚者達五百餘葉，最薄者二葉；最寬者四十七公分，最窄者二十四公分；最長者六十點六公分，最短者三十六公分。內閣東庫所貯藏的《滿文原檔》，大部分都移到了文獻館貯存。民國二十四年（1935），文獻館整理內閣大庫殘檔時，又發現《滿文原檔》三冊：一冊為清太祖天命九年（1624）及十一年（1626）合訂的記事檔；一冊為清太宗天聰六年（1632）的記事檔；一冊為天聰九年（1635）全年分的記事檔。這三冊檔子，俱未裝裱，而其字體及記事體裁，與已裝裱的三十七冊，頗為相近，此三冊檔子當為乾隆六年（1741）托裱裝訂時所未見者。文獻館前後所發現的四十冊《滿文原檔》，俱於文物南遷時，疏遷後方。民國二十五年（1935）三月，文獻館又在內閣大庫裡發現崇德三年（1638）全年分的《滿文原檔》一冊，因發現較晚，未能隨其他

文物同時南遷。此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明清檔案中也含有《滿文原檔》的部分殘檔，為散遺於內閣大庫的散葉。

民國三十四年（1945），抗戰結束後，南遷文物由後方運回南京。民國三十七年（1948），南遷文物分批遷運臺灣臺中。民國五十四年（1965）八月，國立故宮博物院新廈落成，儲存於臺中的文物北遷臺北市士林外雙溪新廈，文獻館前後發現的四十冊《滿文原檔》，俱由國立故宮博物院妥善保存。

三、《滿文原檔》的典藏與整理

院藏《滿文原檔》共四十冊，都是清朝入關後由盛京移存於北京內閣大庫的原檔，清太祖與清太宗兩朝各佔二十冊，記事年代始自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1607），迄崇德元年（1636），原按千字文編號，自天字起，迄露字止，因避清聖祖玄燁御名諱，故缺亥字。《滿文原檔》的記事，固然有重複，其次序尤其混亂。現藏四十冊的千字文編號，依序是：荒、艮、張、來、辰、列、冬、盈、寒、收、黃、宙、洪、藏、往、宿、露、致、天、歲、閏、陽、秋、調、月、雨、雲、騰、呂、暑、餘、律、成、地、日、宇等字。其中第十三冊，原無編號，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號為滿附第一冊；第二十冊，原無編號，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號為第三十五冊；第三十七冊，原無編號，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號為滿附第二冊；第三十八冊，原無編號，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號為滿附第三冊。

《滿文原檔》書寫時所使用的紙張，主要是明朝舊公文紙和高麗箋紙，其中第一、二、七、十、十一、十三、十八、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

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等冊，俱使用高麗箋紙；第三、四、五、六、八、十二、十六、十七、十九等冊，使用明朝舊公文紙；第九、十四、十五等冊，使用的紙張，有明朝的公文紙，也有高麗箋紙。就書寫的字體而言，以無圈點老滿文書寫的冊數較多，例如第一、二、三、四、五、六、九、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等冊，都使用無圈點老滿文書寫；第七冊的記事，始自天命八年（1623）正月，迄同年五月止，部分老滿文帶有圈點；第八冊，使用無圈點老滿文，內含部分蒙文；第十冊，字形近似新滿文；第十四冊，字形不一，內含無圈點老滿文，也有過渡期滿文，以及加圈點新滿文；第十七冊，是無圈點老滿文刻本；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冊，主要是無圈點老滿文，內含加圈點新滿文；第二十七、二十九冊，是無圈點老滿文，含有蒙文；第三十七冊，內含加圈點新滿文及蒙文；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等冊，都是加圈點新滿文，主要是天聰六年（1632）至崇德元年（1636）的記事檔。

昭和三十三年（1958）、三十八年（1963），日本東洋文庫譯註出版清太祖、太宗兩朝《滿文原檔》的重鈔本，題為《滿文老檔》，共七冊。民國五十四年（1965）六月，《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年報》，第四期，刊載廣祿等撰〈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一文，文中所稱《老滿文原檔》，是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滿文原檔》。民國五十八年（1969），國立故宮博物院影印出版《滿文原檔》，精裝十冊，題為《舊滿洲檔》，「主要的相信這個名稱既可以分別舊檔與乾隆重鈔本在時間上的先後，同時也可以包含早期滿洲人在關外用老滿文和新滿